

WENXUE SHIJIAN YANJIU

文学时间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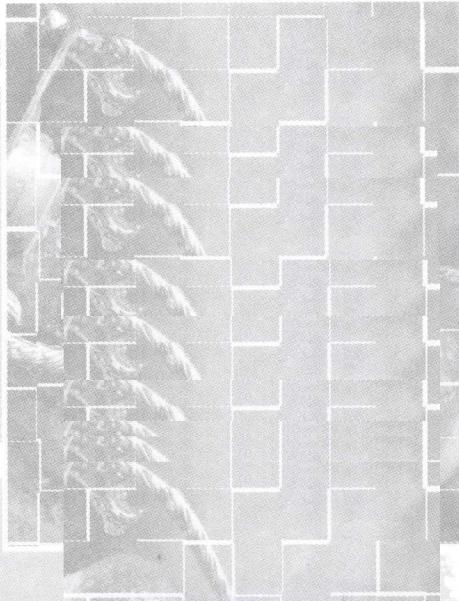


马大康 叶世祥 孙鹏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WENXUE SHIJIAN YANJIU

文学时间研究



马大康 叶世祥 孙鹏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时间研究/马大康，叶世祥，孙鹏程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04-7520-0

I. 文… II. ①马… ②叶… ③孙… III. 文学研究—时间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6097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59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时间迷宫：文学时间的独特性	(1)
第一节 文学时间是“异在世界”的时间	(1)
第二节 文学时间是“属己的时间”	(3)
第三节 文本“潜时间”与文学时间	(6)
第四节 文学时间的独特性	(8)
第二章 拯救时间：叙事时间的出场	(22)
第一节 时间的“历史化”和“虚化”	(23)
第二节 时间的个体化和叙事时间的新生	(34)
第三章 反抗时间：文学与怀旧	(42)
第一节 童年：生命之源	(43)
第二节 现代化：时间杀手	(47)
第三节 故乡：文化之根	(53)
第四节 怀旧文学的“时间—价值”结构	(59)
第四章 重铸时间：文学形式与庸常时间	(71)

2 文学时间研究

第一节	亵渎者的狂欢：“神圣”文体的庸常面孔	(71)
第二节	“烦恼人生”的微言大义：庸常时间的形式意义	(75)
第三节	走入新牢笼的危险：庸常时间与单一化陷阱	(81)
第四节	化庸为奇的炼金术：文学时间的层次与诗化魅力	(86)
第五章	向死而生：悲剧的时间结构	(90)
第一节	向死亡存在	(91)
第二节	向“神圣时间”移位	(96)
第三节	守候“未来”的命运	(101)
第四节	死亡与永恒之间	(106)
第六章	时间涅槃：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时间	(115)
第一节	进步的神话：时间的“启蒙”与神化	(116)
第二节	混乱的故事：关于时间的一种体验	(119)
第三节	新异的自我否定：浮沙上的时间城堡	(121)
第四节	救赎的祈求：戈多是否会到来？	(125)
第五节	朝向未来开放：新生与差异化的时间	(128)
第七章	征服时间的纪念碑：鲁迅小说的时空形式	(135)
第一节	苍茫时分的黎明之歌：鲁迅小说的时间形式	(137)
第二节	“螺旋形”的召唤性空框：鲁迅小说的故事形态	(152)
第三节	想象的格式塔：鲁迅小说的空间形式	(167)

第八章 为了忘却的纪念:呈现文学时间秘密的三个创作范例	(183)
第一节 未曾忘却的梦:《呐喊·自序》的时间之谜	(184)
第二节 不可逃避的家族梦魇:《家》的时间维度	(192)
第三节 穿越时间之墙:老年心态与汪曾祺 小说的审美品格	(205)
第九章 时间游戏:文学叙事的时间修辞	(219)
第一节 时序调整与意义重组	(220)
第二节 时差设计与价值冲突	(233)
第三节 时速控制与叙述效果	(235)
第四节 时间经验:小说的赌注	(244)
第十章 时间的奥义:时空体理论的历史生成	(252)
第一节 时空体理论研究概况	(252)
第二节 时空体理论的理论渊源	(259)
第三节 时空体与体裁关系论:前期《小说的 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主题	(276)
第四节 1973年“结束语”中时空体概念的“偏离”	(293)
第五节 “作者时空体”思想初探	(300)
第六节 时空体理论与人学思想	(309)
主要参考文献	(328)
后记	(336)

Contents

Chapter One	The Maze of Time: The Uniqueness of Time	(1)
Chapter Two	The Rescue of Time: The Presence of Narrative Time	(22)
Chapter Three	The Resistance of Time: Literature and Nostalgia	(42)
Chapter Fou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ime: Literature and Commonplace Time	(71)
Chapter Five	Being Towards Death: Time Structure of Tragedy	(90)
Chapter Six	The Nirvana of Time: Literature Time in the Postmodern Cultural Context	(115)
Chapter Seven	The Conquest of Time Monument: The Form of Time and Space in Lu Xun's Novels	(135)
Chapter Eight	For the Unforgettable Memory: Three creative Models to Present	

the Secret of Literature Time	(183)
Chapter Nine The Game of Time: The Time Rhetoric of Literature Narrative	(219)
Chapter Ten The Mystery of Time: The Study of Bakhtin's Chronotope Theory	(252)

第一章

时间迷宫：文学时间的独特性

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奥古斯丁

人人都经历着时间并熟悉时间，但是，一旦要深入了解它，时间便隐遁了。较之于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文学时间更为扑朔迷离，正因为如此，它才吸引我们不断地去求索追问。

第一节 文学时间是“异在世界”的时间

文学时间不是客观的物理时间，因为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均无法复现客观物理时间，就如它无法原封不动地将客观世界移植到作品中一样。即便用历史方法记录下每一时刻，所抓住的仍只是僵死的时间“空壳”而失去了活生生的流动不居的时间本身。“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逝不息的时间塑造着世

2 文学时间研究

界并体现于物质世界的运动和变化之中，而且它本身就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进程和节律，既不能与物质世界相剥离，单独表现于文学作品，因为一旦剥离，它就成为空无，不复存在了；也不能同物质世界一道被截取出来纳入作品之中，因为这截取下来的时间也不再是原来的时间，它已与历史相脱离，不再属于历史，并与客观对象一道倏忽变了质。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从物质世界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强调了物质世界不间断的运动；而从时间角度来看，则强调了时间的绵绵流逝，时不我待，一去不复返，任何途径（包括文学艺术的途径）都无法让人两次与同一时间照面。

文学时间也不是作家对客观物理时间的体验。既然文学作品无法再现客观的物理时间，那么，也就不可能再现对此物理时间的体验。体验与被体验的对象宛若影之随形，同样是不能分开的。作品中表露的诸如“人生苦短”之类慨叹，或者其他种种所谓体验，其实只不过是对时间体验的转叙，而且往往是总结性、概括性的转叙。个体对时间体验的模糊性、流动性、丰富性，一经语词概括、梳理、确定，便失却本相而成为苍白的概念，吞吞吐吐的独白或断断续续的梦呓，不再如原本那么富瞻、生动，不再是体验本身了。

有人将文学时间称为作家的主观心理时间，这一说法并不妥当。的确，文学时间是经过作者心灵孕育的，它体现了作者的主观性，渗透着作者的日常时间经验，包含了作者对时间的理解，以及作者关于时间的观念，但是，这一时间却并非作者的主观心理时间。即使是意识流小说也如此。意识流小说作家力图排除理智的梳理和制约，让意识、潜意识自由地涌现并自然地转化为写作。然而，就在这由意识流转化为言语流的过程

中，原先的心理时间业已全然改变了，就如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所说：“无论如何……小说家为表现一个活生生的时间所用的手法都是白费心血。”^① 作家既不能复现客观的物理时间，也不能复现自己的主观心理时间，而且文学文本自身并没有展现时间性。作为以文字为表达形式的文学文本，它自己不会自动展示出内在的时间维度。只有在读者阅读欣赏过程中，文学时间才方始生成、展开并同时为读者所体验。但是，这又不同于梦境、回忆等纯主观心理活动中人对时间的体验，因为文学时间毕竟要受到文学文本先在特征的制约，受到文学语言的制约。

文学作品是个独立的异在世界，它不等同客观世界和主观心理世界，作为独立的异在世界，它具有自己独有的时间。文学作品是有生命的整体，在生命整体展开自身的同时文学时间也随之展开了。更具体地说，文学时间是在阅读过程中，在读者共同参与下生成并展示的，在作品被读者阅读之前，也即它还是文本时，它仅有“潜时间”。

第二节 文学时间是“属己的时间”

文学文本作为物质性存在，它同样不能逃避历史的命运。自从文本被写成后，或被印刷发行，广为流布；或仅仅是手稿孤单寂寞地静处书斋之中；或有朝一日忽遭查禁毁

^① 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上，韩树站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

损；或在长时期湮没无闻之后又被重新发现……总之，它已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历史，扮演自己的悲喜剧。但是，这一历史包含的时间性只是文学文本外在的时间性而不是文学作品内在的时间性。文学作品的时间只能是文本被阅读所生成的审美对象展现过程的时间。这一时间是从历史流程中分离开来、独立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时间，是处在与客观物质世界相异在的另一独立世界的时间。一旦进入文学阅读，现实的历史流程似乎因此被打断了，停滞了，读者忘却了周围世界的时间流逝而经历、体验着这新异的审美世界所具有的时间。在独立的审美世界里，时间具有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或者可以说，在文学的审美世界里，时间重新找到了现实世界中亡失了的自己。

在现实世界，由于客观的物理时间总是表现于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之中并依附于物质世界，因而人往往依据物质对象的运动变化来度量、标示时间的流逝，于是有了标度时间，并以为标度时间是唯一真实的时间，而绵延的时间之流^①却往往被忽略了，遗忘了。即使是对时间之流的体验也总离不开具体的物质利益和功利目标。譬如因碌碌无为而慨叹光阴虚掷，或因建功立业而感到生命的充实，凡此，都是以对时间之外的功利的体验来代替对时间的体验，以外在事物的价值来衡量生命的价值，衡量时间的价值。时间成了“肥皂泡”，它需要用别一

^① 人对时间的体验实质上是无法用标度来分割和确定的，就如柏格森所说：“呈现在我们意识中的绵延与运动，其真正本质在于它们总在川流不息。”“标度时间”是从计量角度来看待时间，是外在于人对时间的体验的；“绵延的时间之流”则指与人的意识、与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时间。柏格森：《时间的观念》，吴士栋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0页。

种东西来充实、撑胀，才能显现出五光十色的存在。即便如此，人们实际上感知、体验到的仍还是具体的事物和功利目的，时间则已悄然消隐。

较之于客观现实世界，在文学世界中，时间才真正得到显现，具有更为纯粹的性质和远为重要的价值。当然，作品世界，特别是叙事作品中的时间也总是与事件密切相关的，但是，由于“审美间离”^①作用，这些事件被移植到虚幻的关系之中，丧失了现实生活中的直接性而被拉开了一定的间距，它们不再与读者发生直接的利害关系，不再成为读者无法摆脱的心理重压，这就为文学时间的出场腾出了空位。在文学世界中，时间开始担当起重要角色并重新以自己的“本色”作了表现。正因为如此，体现时间性的节奏、旋律，在诗歌作品中才显得这样身份煊赫，惹人耳目；也正因为如此，小说家才有了较平常更自觉、更强烈的时间意识，才这样看重时间的表现方式，搜索枯肠地设计着叙述时间：倒叙、预叙、时间交错、时值重煅……

伽达默尔曾谈到时间的两种基本经验：其一是“空无的时间经验”，这是人在日常的实用态度中经验的时间，这种时间是“为了某物的时间”，即人自行分割、自己支配的时间。当人无聊的时候，时间在杂乱无章的重复中被作为一种难挨的空虚而被经验到；与此相反，繁忙也是一种空虚，也就是从来没有时间，并且永远不断企图干什么，不断地要抓住什么来充填

① “审美间离”：指人进入审美欣赏，也就摆脱了日常的现实态度，与现实拉开了距离，也即布洛所谓的审美“心理距离”；或者说，是从现实世界摆脱出来，进入到马尔库塞所谓的“异在世界”。参阅马大康：《生命的沉醉》，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9页。

这繁忙的空虚。

极端的无聊和极端的忙碌以同样的方式确定着时间的地位：时间就是用虚无或某种东西填充起来的。时间在这里是作为必须“被排遣的”或是已排遣的东西体验到的，而不是作为时间来经历的。

其二是“属己的时间”。在伽达默尔看来，这一时间与节日、艺术有着最深刻的亲缘关系。^① 在节日和艺术中，人们不再计算时间，不再想去支配时间，而是全身心投入其中，让被充分激动的生命去经历每一时刻、每一瞬间。这里既没有空虚的无聊又没有空虚的繁忙，每一瞬间都是充实的，令人忘情的，每一瞬间都体现着生命自身的活动。时间已与生命完全融合为一，相伴展开，同张共弛。时间真正成为“属己的时间”，并获得了与生命同等的意义和价值。文学时间也正是这样一种“属己的时间”。它已不再需要测度，不再需要以外物来充填，时间本身就已为生命所溢满，本身就体现着生命的创造和生命的律动。从这一角度看，对文学时间的体验也即对生命的体验。

第三节 文本“潜时间”与文学时间

文学时间是在阅读过程中生成的，只有当读者参与到作品

^① 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美的现实性》，张志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9—70页。

中来，共同创造出审美对象，静态的文本才被激活为有生命的 作品，文学时间也因而生成、展开、显现。这就是说，文学时间是在读者参与的审美创造过程中形成的，是读者共同创造的 产物，它随着生命创造活动的展开而展开，随着生命创造活动 的完成而结束，因此，文学时间实即生命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 生命价值的象征。

由于文学时间是在文本与读者相互作用中生成的，因而它 必然同时与文本、读者相关。首先，文学文本具有“潜时间”， 它以语言文字先在地为文学时间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可以说， 文学文本为作品的生成确定了基本方向和大致模式，文本的“潜时间”则为文学时间的生成预设了疆界，标示了速率。 读者可以是各不相同的，阅读欣赏的速度、方式也各有差异， 即使是同一读者，也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速度来阅读，并因 而使作品时间显现出极其丰富多变的样态。但是，由于文学文 本先在地具有“潜时间”，由于这一“潜时间”的制约作用， 所以，尽管不同的读者、不同的阅读对作品的文学时间有着千 差万别的体验，而文本的“潜时间”总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文学 时间的生成和体验，并为特定作品的文学时间预设了相对自 由的区间。

其次，从读者角度看，虽然不同读者的不同个性气质、 文化修养、阅读习惯会影响文学时间的生成，但是，人类 文化积淀，以及共同的文化传统，长期形成的体现着共同 阅读规范的文学教育，都会潜移默化地培育和塑造着读者， 形成相对稳定的具有共同性的接受范式。正是这有着共性的 接受范式为特定作品文学时间的生成和体验提供了保障 和限定。

第四节 文学时间的独特性

文学时间是独立的异在世界的时间，它有着自身的独特特征。

文学时间最为基本的特征即“封闭性”。文学时间就如任何生命体一样，具有一个从发生到展开直至终结的完整的封闭区间，也即具有封闭性。客观的物理时间是开放的，它同时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你可以设定极遥远的过去或未来的某一个时点，但在这之外，总有一个更为遥远的时段存在，永远无法穷尽。文学时间则有它的起点和终点，在这时间区间内，文学作品展开了自身的运动过程和生长过程。这一特点使文学作品区别于无生命的物质存在以及种种心理现象而成为苏珊·朗格所说的“有生命的形式”。读者进入阅读欣赏，他就从客观的物理时间中超脱出来，不再去体验这一物理时间的流逝。对他来说，真正经历和体验的是同客观的时间之流不相连属的文学世界的时间，也即从这一时刻起，文学时间开始了，它召唤读者全身心投入其中，共同展开了活生生的生命过程，并因其生命创造活动而使每一时刻都充满生命的张力和激情。

因为文学时间是在读者生命创造过程中形成和展开的，本身就是生命创造的成果和生命存在的方式，因而它也就具有客观时间无法具备的丰富性和生命意义而使客观时间黯然失色；同时，也因为文学时间的每一刻都为生命的激情所充溢，所以，它才真正成为人的属己的时间，客观世界的时间之流只得

被迫退居背景地位。文学时间的封闭性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一个自足的区间，正是在这封闭区域，人的生命才最充分地享受着创造的自由、爱的激情和精神的愉悦；也正是在此区域，人的存在才是最本己的存在。封闭性将文学世界的时间从绵延不断的客观时间之流中截取出来，提升起来，从而为人的心灵自由，为人的本真存在和人的精神发展保留了一片润泽的领地。在此区域，每一瞬间都是真正属己的，没有任何外在的目的和外部压力；每一瞬间都是令人心醉神迷的，人不断发现着生命存在的奥秘，充分体验着生命创造的愉悦，分享着生命自身的丰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学时间才较客观物理时间更贴近人的本性，才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人才在为生计熙熙奔波的途中，仍需不时驻足阅读，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抚慰，心田得到滋润。

文学时间的封闭性同时也呈现为时间的完整性。在此，完整性并非仅指有起点、有终结，而是指文学时间按照生命的节律展开，呈现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活动过程和生命成长过程，它的张弛疾舒也随生命律动而运行，因而，它也即生命的象征。

文学时间的起点即读者阅读并进入作品世界的起点，但是，其终点却不是文学阅读的终点，而往往在文字结束之后尚会延续一段时间，此即审美后效阶段，或称“回味”。我们常说的余音不绝，满口余香，就是指审美后效和文学时间的延续。文字结束并非文学时间的终结，只要作品创设的情境仍深深感动着读者并令读者滞留于作品境界之中，那么，文学时间就尚未终止。从这一角度看，作品越是韵味深厚，其文学时间延续越久长。

在《抽象与移情》中，沃林格指出，人类对空间的恐惧感是艺术创造的根源所在。他说：